

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

衣 若 芬*

關鍵詞：西園雅集 西園雅集圖 米芾 李公麟 蘇軾 王詵

一、一些疑點的提出

相傳在北宋期間曾經舉行過一次盛大的文人聚會，名為「西園雅集」，後人關於「西園雅集」的認識大多根據傳為米芾（1051-1107）的〈西園雅集圖記〉，其文云：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①

可知〈西園雅集圖〉是李公麟（約1049-1106）模仿唐朝畫家李昭道筆法的一幅設色畫。米芾隨後描述了十六位文人高士於英宗駙馬王詵（約1048-1104至1122之間）家園林燕集的情景，並形容其服色衣飾及行止，人物的安排在畫面上大致被分為五組：

第一組以蘇軾（1037-1101）為中心，王詵、蔡肇（?-1119）、李之儀和

* 本處助研究員。

① [宋]米芾撰：《寶晉英光集·補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卷2，頁153-155。此文是否真為米芾所作尚有值得商榷的空間，為論述方便，本文姑且從舊說。又，本文所引用諸畫作亦有相同的問題，因此也從登錄作者之名。

蘇轍（1039–1112）環繞在四周看蘇軾揮毫。（見附圖1）

第二組的主角李公麟執筆正畫著敘述陶淵明事跡的〈歸去來圖〉，黃庭堅（1045–1105）、晁補之（1053–1110）、張耒（1052–1112）和鄭靖老在旁圍觀。

第三組是秦觀（1049–1110）坐在古檜下側聽道士陳景元彈阮。

第四組有王欽臣仰觀米芾題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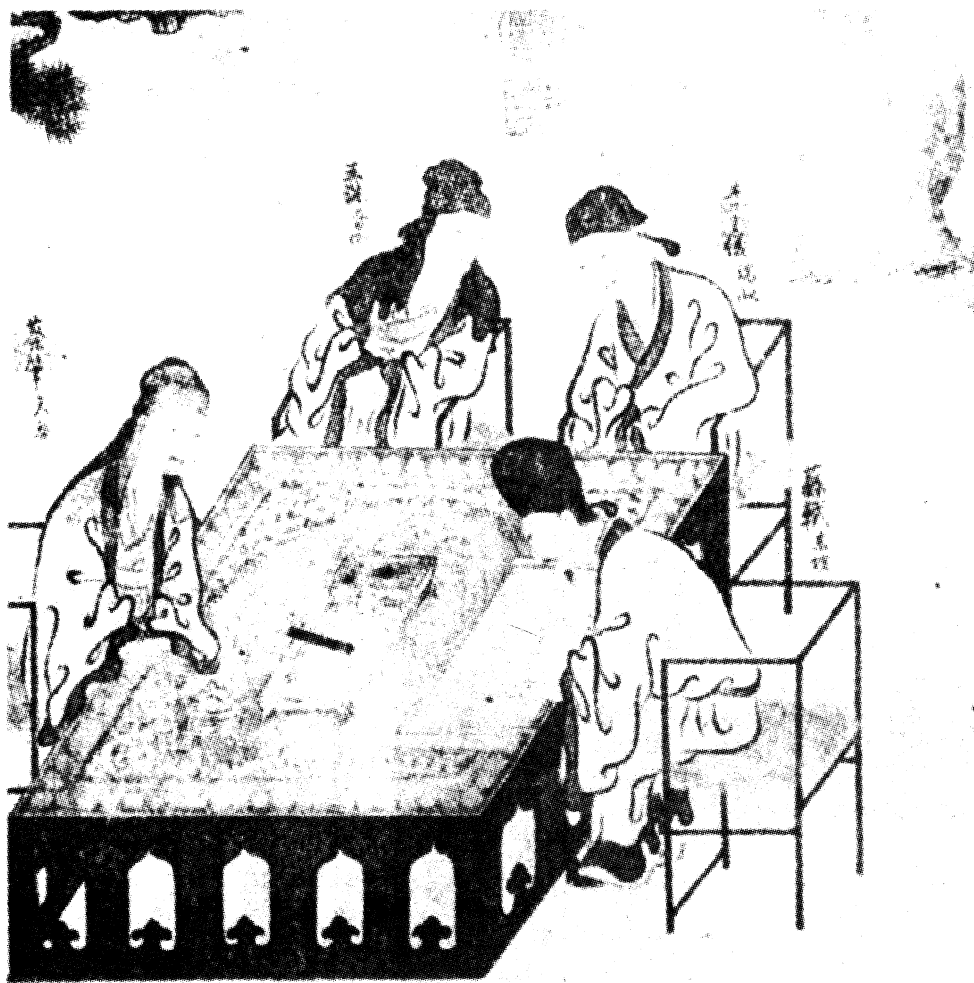
第五組則畫了劉涇（約1043–1100）諦聽圓通大師高談無生論^②。

從米芾所羅列的名單看來，王詵能夠邀請這些堪稱當時文化藝術界的名流菁英濟濟一堂，確實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誠如〈西園雅集圖記〉所云：「嗟呼！洵湧於名利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③可見〈西園雅集圖記〉的寫作目的不僅在敘述李公麟作畫的內容，更重要的是為這一椿風雅盛事留下歷史的見證。

為了進一步考察「西園雅集」的聚會動機、詳細時間和時人對於此椿盛事的觀感，以便對「西園雅集」有較深入的了解，筆者翻閱了與會諸君現存的文字資料、宋代繪畫著錄，以及關於北宋文人生活的筆記雜著，結果令人驚訝地發現：所有可能相關的文獻都對此事隻字未錄，也沒有提到李公麟的畫與米芾的題記。如果依宋人無事不可入詩文的習慣，再比較仁宗慶曆末年杜衍（978–1057）等人的「睢陽五老會」、元豐五年（1082）文彥博（1006–1097）、富弼（1004–1083）和司馬光（1019–1086）等人的「洛陽耆英會」、元豐六年司馬光和其兄司馬旦（1006–1087）等人的「真率會」都有詩文圖畫和筆記叢談

② 關於這十六位文人高士的生平詳參拙作《蘇軾題畫文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年），第4章第1節，頁166–167。

③ [宋]米芾撰：《寶晉英光集》，頁153–155。



附圖一 宋人〈西園雅集圖〉局部



附圖二 【北宋】李公麟〈西園雅集圖〉 局部

記載的情形^④，論參與聚會的人數、規模和賓主的聲譽地位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西園雅集」卻彷彿被當時的人遺忘了。

如果我們放寬蒐尋的時代限制，自南宋以下的文字與圖畫檢索，則又衍生更多的疑慮，關於「西園雅集」的舉行時間、地點乃至於與會成員都出現了不同的說法，例如：

（一）「西園雅集」的舉行時間

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並未註明雅集之時間，米芾之後的人們提出了三種說法，一是雅集於熙寧至元豐二年之間舉行；另一則認為雅集共舉行了兩次，除元豐年間外，元祐時期又聚會了一次；其三則繫此事於元祐二年，以下分別述之：

（1）主雅集於熙寧至元豐二年之間者

南宋劉克莊（1187-1269）題鄭德言（1196-1251）所藏一幅設色但不明作者的〈西園雅集圖〉道：

本朝威畹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有劉真長、王子敬之風，……二駙馬既賢而坐客皆天下士，……想見一時風流醞藉，為世道太平極盛之候，未幾而烏臺鞠詩案矣，賓主俱謫而囀春鶯輩亦流落于他人矣。……^⑤

④ 關於這些聚會的記錄不只一處，其大要者如「睢陽五老會」事，見於[宋]王闢之撰：《澗水燕談錄》（臺北：新興書局，1978年《筆記小說大觀》本），卷4，頁8，杜衍有〈睢陽五老圖詩〉。

「洛陽耆英會」事見於[宋]邵伯溫撰：《河南邵氏聞見前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卷10，頁5-7，有鄭奐繪圖，司馬光為序。

「真率會」事見[宋]胡子撰：《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後集卷22，頁153-154，有《九老圖》傳世。

⑤ [宋]劉克莊撰：〈鄭德言書畫·西園雅集圖〉，《後村先生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四部叢刊》本），卷104，頁14。

李端愿（？-1091），字公謹，並未涉入蘇軾烏臺詩案，故可知劉克莊所指的「賓主俱謫」是蘇軾和王洙諸人，然而劉克莊沒有說明畫上雅集的參加者是哪些人，我們只能就其所云「未幾而烏臺鞠詩案矣」推測這次聚會至少有蘇軾和王洙，時間在熙寧至元豐二年烏臺詩案發生以前。

(2)主雅集有元豐、元祐年間兩次者

元代袁桷（1266-1327）有〈題李龍眠雅集圖〉，其文云：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邸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

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則誰爲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詠。……^⑥

依袁文看來，當時的「雅集」非僅一次，李公麟作的《雅集圖》也不只一幅，而袁桷所見的是第二幅作品。

同時代的陸友仁《研北雜志》（序於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卷上亦云：「李伯時雅集圖有兩本，一在元豐間宴於王晉卿都尉之第所；一蓋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劉潛夫書其後云。」^⑦陸友仁認爲劉克莊題跋的是第二本，其實不然，若配合前引劉文來看，如果〈雅集圖〉真有二本，劉克莊所見應當爲第一本才是。

(3)主雅集於元祐二年舉行者

⑥ [元]袁桷撰：《清容居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本），卷47，頁11-12。

⑦ [元]陸友仁撰：《研北雜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本），卷上，頁38。

清代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序於嘉慶二十年，1815）繫此事於元祐二年六月，錄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全文並註曰：「此集在二三年之間，而劉涇將赴莫州倅，故置二年為當也。」^⑧

王文誥的說法是目前最廣為接受的一種，許多米芾文中所提到的與會者的年譜傳記皆採此說而將「西園雅集」繫於元祐二年^⑨。然而，王文誥其實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和把握，他在繫年文後又云：「自袁彥方以下四條（按：指『過蔡河東畔袁彥方所居來鶴亭作詩』及西園雅集等），皆以未能確考附載此案之末。」

（二）「西園雅集」的舉行地點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雖未明白指出雅集的地點，不過從文中出現王詵家姬，一般以為聚會之處正是王家園林，如明代楊士奇（1356-1444）云：「西園者，宋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延東坡諸名勝燕游之所也。……燕集歲月無所考，西園亦莫究何在。……」^⑩

⑧ [清]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卷28，頁1002。

⑨ 如翁同文：〈王詵生平考略〉，《宋史研究》第5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0年），頁151。

李一冰：《蘇東坡新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578-580。

曹寶麟：〈米芾年表〉，《中國書法全集·米芾卷》（北京：榮寶齋，1992年），頁554。

曾棗莊：〈李之儀年譜〉，《宋代文化研究》第4輯（成都：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編，1994年），頁219。

劉少雄：〈晁補之年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6卷2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年），頁71。

⑩ [明]楊士奇撰：〈西園雅集圖記〉，《東里集·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頁12-14。此段跋語又見於元代趙孟頫《西園雅集圖》上，署名虞集所題（見附圖7），梁莊愛論女士認為是偽作，見Ellen Mae Johnston Laing, "Scholars and Sages: A Study in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7), p.54.

另一種說法即是前文所引袁桷與陸友仁所云雅集共舉行過兩次，一在王詵之第，一於趙德麟府邸，明代陳繼儒（1558-1639）亦承此說^①。

（三）「西園雅集」的參與成員

至於參與「西園雅集」的文人高士也有不同的記載，是爭議最多的部份，而且名單參差出入，以下列舉幾個例子以供讀者對照，成員名字字體加深者是其相異之處。

出處	成員	人數
[傳]米芾 〈西園雅集圖記〉	蘇軾、王詵、蔡肇、李之儀、蘇轍、黃庭堅、李公麟、晁補之、張耒、鄭靖老、秦觀、陳景元、米芾、王欽臣、圓通大師、劉涇	16
[傳]李公麟 〈西園雅集圖〉畫上標名 (見附圖2)	蘇軾、 王鞏 、王詵、蔡肇、蘇轍、黃庭堅、張耒、李公麟、元沖之、公素、王欽臣、米芾、秦觀、陳景元、劉涇、圓通秀老	16
楊士奇〈西園雅集圖記〉	蘇軾、王詵、張耒、蔡肇、李公麟、蘇轍、黃庭堅、 陳師道 、李之儀、晁補之、米芾、王欽臣、僧圓通、劉涇、陳景元、秦觀	16
陳思允所題〈西園雅集圖〉	無 李之儀 、 陳師道	14
楊士奇〈西園雅集圖記〉引劉松年臨李公麟畫	無 張耒 、 李之儀 、 陳師道 、 晁補之	12

明人葉盛（1420-1474）和曹安的筆記都記載著：「西園雅集」成員若根據葉夢得（1077-1148）作於紹興初年的序跋當為十二人，即如楊士奇引劉松

又，日人土井林吉氏藏仇英摹本〈西園雅集圖〉，上有周天球於嘉靖乙卯（1555）題跋亦與此文同，見[日]田中豐藏：〈西園雅集圖傳〉，《百年紀念國華論叢精選》（東京：朝日新聞，1989年），頁253。然而據王世貞：〈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云，此段跋語當為楊士奇所作，王世貞文見《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卷170，頁7758-7760。

① [明]陳繼儒撰：《妮古錄》，收於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初集第10輯，卷1，頁210。

年臨李公麟畫（上文表格最後一欄）所云，「張耒、李之儀、陳師道、晁補之」四人乃南宋鄭天民增添（詳見後文）但是葉夢得的題記今已不傳，而明代陳思允所見的十四人〈西園雅集圖〉更使得「西園雅集」的與會人數益加混亂^⑫。

此外，既然宋代繪畫著錄中不見有關李公麟〈西園雅集圖〉的敘述，我們亦順著時代往下蒐尋，發現除了米芾所記的設色畫之外，還有水墨的版本^⑬，而其形式也從立軸^⑭、橫卷^⑮含括扇面^⑯，這些記錄大都集中於明代，顯示明人對於〈西園雅集圖〉的高度興趣，因為關於〈西園雅集圖〉的基本形式都莫衷一是，於是有人主張李公麟畫了不只一本^⑰，也為趙伯駒、僧梵隆、劉松年^⑱、錢選^⑲等人的不同摹本提供了個別的依據^⑳。

⑫ [明]葉盛撰：《水東日記》（臺北：新興書局，1978年《筆記小說大觀》本），卷34，頁331-332。

[明]曹安撰：《調言長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31-32。

⑬ [宋]劉克莊撰：〈鄭德言書畫·西園雅集圖〉云另有「龍眠墨本」，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04，頁14。

⑭ [明]文嘉撰：《嚴氏書畫記》，見《佩文齋書畫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98，頁14。

⑮ 同前註，頁34。

[明]都穆撰：《寓意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美術叢書》本），卷286。

[明]詹景鳳撰：《東圖玄覽編》（《美術叢書》本），卷1，頁49-50。

⑯ 同前註，卷1，頁7-8。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見《佩文齋書畫譜》，卷100，頁5。

⑰ 同前註。

[明]陳繼儒：《妮古錄》，頁210。

⑱ [明]楊士奇〈西園雅集圖記〉。

⑲ [明]詹景鳳：《東圖玄覽編》，卷1，頁52。

⑳ 根據梁莊愛論女士考察，歷代著錄共有四十七幅題為《西園雅集圖》的作品，此外她見過四十一幅存世的〈西園雅集圖〉，見“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1968), pp.419-435。筆者所見又不只於此。

從前述雜音齊鳴的情況看來，「西園雅集」這件事在北宋以後似乎變成了一個難解的謎團，歧見的產生一方面由於米芾的圖記並未交代清楚雅集的部分細節；另一方面，即使米芾文中已經表示李公麟畫的是一幅設色的作品，對於〈西園雅集圖〉的形製仍然有迥異的看法，難道他們都沒有讀過米芾的文字？還是米芾的記載不足以作為依據？

在李公麟的真跡早已不傳，同時代又無其他輔佐資料的情況下，米芾的圖記成為唯一的孤證，如果我們仍然堅持相信米芾的話最接近實情而故意忽略其他人的意見，則整個「西園雅集」自然會被簡化得毫無疑問，不過經由仔細思索，嘗試從紛紜衆說中理出一個頭緒，我們可以發現：直到明代才有人提出米芾的圖記以及載錄圖記的內容，這令我們不禁臆想：是否因為米芾的圖記是晚出的資料故而從南宋以來都沒有關於該文的訊息？於是本文接下來便要集中探討米芾圖記的可信度，繼而重新考慮「西園雅集」的真實性，並且尋求其產生的原因及其歷史文化特質。

二、傳為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見於今《寶晉英光集》〈補遺〉的部份，顯然是後人增補的，至於何時增添則必須從米芾文集的版本方面考察。

米芾的文集在其身後一百多年散佚不全，現傳較早的本子《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乃南宋寧宗嘉泰元年（1201）筠陽郡齋刻本的影本^①，另外清東武劉氏味經書屋鈔本《寶晉英光集》八卷，前有岳珂於理宗紹定五年（1232）據米芾遺文之後所作的序云：「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萃附益未及十之一」，兩種版本皆未錄〈西園雅集圖記〉，直到咸豐六年（1856）蔣光煦編的涉聞梓

^①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出版。

舊本以及前有盧弼於1923年作序文的《湖北先正遺書》裏才找得著這篇文章。

雖然遲至清代編訂的米芾文集才見〈西園雅集圖記〉，不過明人詹景鳳（隆慶元年，1567舉人）所著《東圖玄覽編》已說過米芾有一篇為李公麟繪的〈西園雅集圖〉作記的文章^②，明代的趙廣生也讀過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③，從趙廣生的文意判斷，可能即與今所見米芾文字相同。

此外，明末清初的畫家顧知在其所繪〈西園雅集圖〉卷（作於順治三年，1646）後題寫了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全文，並云：

丙戌冬仲，兀坐小窗，忽聞黃鳥弄聲，有如春暮，氣候不齊，時物遷變，俯仰興懷，不能自遣，案頭翻閱，偶感於〈西園雅集圖記〉，乃知李伯時仿唐小李將軍筆法，圖繪精絕，然非米襄陽作記，則伯時名未必並垂不朽，一畫一書，可稱合璧。（見附圖3）

可知當時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已經形諸案頭，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序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亦登錄此文，此後石濤、華岳（1684-？）、周笠等人所繪的〈西園雅集圖〉上都書寫了米芾的圖記，圖文並茂的形式於焉確立。（見附圖4）

明代才出現的米芾〈西園雅集圖記〉是否真為米芾的作品？我們還可以舉文中使用的兩個語詞再加考慮：

一是文中除了蘇軾被尊稱為「東坡先生」之外，其他人都書其字，然而現存的米芾文集提到蘇軾僅稱「東坡」或「東坡居士」，如〈東坡居士作水陸於金山，相招，足瘡不能往，作此以寄之〉（《寶晉英光集》，卷二）、〈蘇東坡輓詩五首〉序云：「辛巳中秋，聞東坡以七月廿八日畢此世。……」（《寶

^② [明]詹景鳳撰：《東圖玄覽編》，卷1，頁8。

^③ [明]趙廣生撰：〈記讀西園雅集圖記〉，[清]黃宗羲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377，頁10-11。

兩成冬仲元望小窓忽開
 鳥為聲者如春暮香
 不齋時物遷渡俯仰興懷不
 能自遣繁頭翻閱偶感於
 西園雅集圖記乃知香伯時
 做唐小書將軍筆法圖繪
 精絕無非米襄陽作記如伯
 時名未必並垂不朽一畫一
 書可稱合璧直令子載而
 下披覽斯文恍遊西園與
 諸名公用旋壁舊矣嗚呼
 世有遺華物有代謝時宜
 三管兩適不與造物推移則
 筆墨之妙神韻自為河漢
 而今少人窺其一二或為不
 能多武二以高致與興到
 筆隨且與嘯之鳥聲聊
 為空谷之音耳
 明中不古得詩於長水
 東居

附圖三 【明】顧知〈西園雅集圖〉局部



附圖四 【清】華岳〈西園雅集圖〉

晉英光集》，卷4），又據曾敏行（1117-1175）《獨醒雜誌》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冲元，云：「……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②④}

二是〈西園雅集圖記〉中米芾自稱「米元章」，若依一般的習慣，多會自稱「米芾」、「米芾元章」或是只稱「芾」，這不但在米芾的文集中如此，現存的許多書蹟亦然，所以以米芾為〈西園雅集圖記〉的作者未必確當。

筆者還發掘出兩篇和米芾的文字內容十分接近的文章，值得加以比對和分析，其一見於元代黃潛（1277-1351）為友人繆貞作的〈述古堂記〉，據黃潛云，繆貞收藏了一方刻有〈述古圖〉的圓硯，這硯石曾經在南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由邵諤進呈入皇室，繆貞十分珍重這方硯石，故而以茲為堂號，所謂《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②⑤}，按徽宗時的畫家鄭天民作於政和四年（1114）的〈述古圖記〉，畫中共有十六位名流高士，和米芾〈西園雅集圖記〉的名單略有出入；明代曾鶴齡（1383-1441）看了閩人朱孟淵臨的《西園雅集圖》而作〈西園雅集圖記〉，其文云：「按古圖記，是集凡十有六人……」^{②⑥}，朱所列的名單除次序不同之外，完全與〈述古圖記〉相符，是否「古圖記」即〈述古圖記〉？以下便將三篇文章描寫人物的部份臚列為表格，人物次序則依米芾文。

^{②④} [宋]曾敏行撰：《獨醒雜誌》（臺北：新興書局，1978年《筆記小說大觀》本），卷5，頁5。

^{②⑤} [元]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述古堂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本），卷14，頁14。

^{②⑥} [清]黃宗羲編：《明文海》，卷377，頁9。此圖為楊士奇所擁有，見楊士奇：〈西園雅集圖記〉，《東里集·續集》，卷1，頁12-14。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	鄭天民〈述古圖記〉	曾鶴齡云「古圖記」
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	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	烏帽衣青而作字者為蘇子瞻
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	喜觀者為王晉卿	仙桃巾中衣黃而坐觀者為王晉卿
幅巾青衣，據方几而凝佇者，為丹陽蔡天啓	按方几而凝佇者，為蔡天啓	衣紫撫案而凝佇者，為蔡天啓
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	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	幅巾危坐泊立觀者，衣紫為李端叔
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	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	烏帽衣青，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
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觀者，為黃魯直	執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	幅巾並肩而偶語者，衣素為黃魯直
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	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	幅巾衣素執筆而畫者，即李伯時
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	跪膝俯視者，為晁無咎	幅巾危坐泊立觀者，衣綠為晁無咎
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	憑椅而立視者，為張文潛	幅巾衣素，憑几而立觀者，為張文潛
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	無	無
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	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	幅巾衣素而坐聽者，為秦少游
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	坐古檜下擊阮者，為陳碧虛	琴尾冠，衣青，擊阮者，為陳碧虛
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	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	幅巾衣素，揮筆而題者，為米元章
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	佇立而觀者，為王仲至	衣黃佇立而觀者，為王仲至
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	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為圓通道士	坐蒲團二人，祝髮禪衣者，為圓通大士
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	偶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	幅巾衣素偶坐者，為劉巨濟
無	憑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己	幅巾並肩而偶語者，衣黃為陳無己

鄭天民的〈述古圖記〉是將各人物的衣著服飾總計於文後而謂：「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所以無法得知著此衣色者為誰，由上表可見，除了關於李端叔、晁無咎的形容不同，以及米芾文中有的鄭靖老、缺的陳無己這些差異之外，三篇文章可以說非常近似，再詳加比較，則以鄭天民的記敘最為簡單，在人物衣色與行止描述方面米芾又比曾鶴齡精細。

如果我們依照文化累積的原則，認為時代愈晚，承繼的質素愈多，內涵也愈豐富，同時，考量前文檢驗出米芾的文章是晚出的資料，或許可以大膽假設：所謂的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可能是後人依據黃潛〈述古堂記〉中記載的〈述古圖記〉²⁷，在曾鶴齡之後逐漸成形的作品²⁸，如此便能夠解釋何以南宋以降對於〈西園雅集圖〉會有不同的理解，而李公麟的畫假使果真名為〈述古圖〉，也難怪明代以前繪畫著錄上都遍尋不著關於〈西園雅集圖〉的記載。

三、「西園雅集」的產生

儘管我們作了上述的推測，仍然未能解決「西園雅集」的真偽問題，因為明代以前繪畫著錄上雖然找不著關於〈西園雅集圖〉的記載，卻也缺乏〈述古圖〉的其他訊息²⁹，在資料付之闕如的情形下，學者梁莊愛論女士便認為「西

²⁷ 〈述古圖記〉作為後來各種〈西園雅集圖記〉的原型，在楊士奇的〈西園雅集圖記〉也可得到應證，楊文人物之描寫與〈述古圖記〉十分類似，文中有云：「嘗見熊天慵題伯時西園圖詩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言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其可徵無疑。」按熊朋來（1246-1323）詩已不存，政和甲午（1114）上距李公麟過世有八年。

²⁸ 至於為何附會予米芾，或許是米芾曾在元豐間為吳中的十老之集作過〈九雋老會序〉的聯想，文見〔宋〕米芾撰：《寶晉英光集》，卷6，頁1-2。

²⁹ 只有一件題名為〈述古圖〉的作品傳為晉朝畫家衛協所作，見〔明〕張丑輯：《清河書畫舫》（臺北：學海出版社，1975年），卷1，頁14。又見福開森：《歷代著錄畫目》（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年），頁423。

園雅集」是十一世紀以後創造出來的，並非一個確實的歷史事件^⑩，愚意則以為：缺乏可信的史料證明固然是「西園雅集」值得被懷疑的重要因素，與其周旋於繁複蕪雜，枝節橫生的零星資料裏，抽絲剝繭卻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毋如先將「西園雅集」的真偽問題擱置，因為文字的散佚流失很難估量，倘若堅持沒有記錄就一定不會發生則未免自縛手腳，既然「西園雅集」數百年來已經深入中國文人的意識形態，為之圖寫傳唱，不妨考慮它是如何產生的？對後世的文人燕集有何影響？後人又是怎樣看待「西園雅集」這回事？

回到〈述古圖〉的主題，所謂「述古」，可能是從《論語·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而來，又根據鄭天民〈述古圖記〉云：「伯時……乘間寓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⑪可見〈述古圖〉畫的未必是實際舉行的某一次文人聚會，後來的觀畫者或許見到圖中名士齊集，遂有了「雅集」的聯想，因此像南宋的員興宗、金代劉祖謙（？-1232）和元代的袁桷、陸友仁都稱之為〈雅集圖〉^⑫，至於「西園雅集」之名，就現今資料，則首見於劉克莊〈鄭德言書畫·西園雅集圖〉，該文作於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⑬，可知「西園雅集」一詞在十三世紀左右已經成立，此後一直沿用。

⑩ 見 Ellen Mae Johnston Laing,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p.430. 徐建融：〈西園雅集與美術史學——對一種個案研究方法的批判〉曾針對該文有深入的討論，見《朵雲》第39期（1993年4月），頁5-2。

⑪ [元]黃潛撰：〈述古堂記〉，頁15。

⑫ [宋]員興宗有〈跋袁公雅集圖〉作於孝宗乾道三年（1167），見《九華集》（臺北：臺灣商務印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0，頁8。袁桷及陸友仁文見前述，三人所見是否同一作品不得而知，但是內容相近且皆題名李公麟所繪。而劉祖謙有〈雅集圖〉詩云：「……後來且莫輕題品，席上揮毫有大蘇。」見薛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88，頁176。

⑬ 劉克莊跋鄭德言書畫共六則，第一則〈坡公進紫薇花詩真蹟〉云：「後一百六十有一年，淳祐丙午……」是為淳祐六年，又參程章燦：《劉克莊年譜》（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27。

宋代名爲「西園」的地點有多處，園址未必都在雅集諸君可能聚會的汴京^{③4}，宋人詩文中也屢屢題詠「西園」^{③5}，但又未得其詳，有的學者承襲古人的說法，認爲「西園」即王詵家園林^{③6}，在雅集是否屬實都未定的情況下，筆者嘗試從文化典故中尋求關於「西園」的另一種解釋。

《文心雕龍·明詩》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正是以曹氏父子爲核心的建安文人生活的部分寫照，曹魏時在鄴城文昌殿以西建造銅爵園，作爲宴饗賓客、飲酒

③4 [宋]李格非撰：《洛陽名園記》有，「董氏西園」（見《筆記小說大觀》本），頁1936。

[宋]吳自牧撰：《夢梁錄》：「杭州園囿……孝廟奉憲聖皇太后嘗遊幸五柳園，即西園……」（《筆記小說大觀》本），卷19，頁1159。

陸游有〈登子城新樓遍至西園亭池〉詩，據錢仲聯注，引《民國華陽縣志》知位於四川，見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7，頁567。又據《王直方詩話》，京師西郊有「西池」又名「西園」，「元祐中，祕閣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詩，文潛和之最工。……」見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1。然西池有臺樹遊舫，與米芾圖記所形容的「水石潺湲，風竹相吞」景致不太相同。

③5 [宋]歐陽修撰：〈西園石榴盛開〉、〈晏太尉西園賀雪歌〉，見《歐陽修全集》（北京：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頁82、363。

[宋]蘇軾撰：〈和孔密州五絕〉之二〈春步西園見寄〉、〈滕縣時年西園〉，見[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15，頁729、卷17，頁883。

[宋]蘇轍〈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見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7，頁167。

[宋]黃營編：《山谷集》附〈山谷年譜〉元祐二年中有〈同劉景文遊郭氏西園因留宿〉，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1，頁7。

[宋]張耒〈上元後步西園〉、〈西園風雨雜花謝〉，見[宋]陸心源輯：《柯山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卷17，頁203、卷23，頁277。

③6 翁同文認爲元祐年間王詵「仍保有宅第園林，爲汴京文人所常到。」見〈王詵生平考略〉，頁151。

賦詩之所，銅爵園中有芙蓉池，曹丕（187–226）〈芙蓉池作〉詩云：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③7}

曹植（192–232）〈公讌詩〉亦云：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③8}

能夠作為篤好斯文的曹氏父子的座上嘉賓，得到賞識與器重，並且於繁華富麗的苑囿留連光景，遊逸吟詠，當是後世文人所嚮往的，因此往往藉「西園」的意象形容花團錦簇的園林，如韓偓（844–923）〈春盡〉：

……人間易有芳時恨，地勝難招自古魂。慚愧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為到西園。^{③9}

或是比擬宴會之盛況，如司馬光〈中秋陪張龍圖讌射堂，初夕陰雲酒行頓解喜而成詠〉：

飛蓋共徘徊，西園高宴開。^{④0}

西園高會後經喪亂已不復見，回顧往事，建安詩人不勝唏噓，劉楨（？–217）〈贈徐幹詩〉云：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④1}

王粲（177–217）則有〈雜詩〉云：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④2}

憶古思今，唐宋詩詞中亦屢引「西園」為喻，層出感慨，如唐朝詩人竇牟

^{③7}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頁400。

^{③8} 同前註，卷7，頁449。

^{③9}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681，頁7811。

^{④0} [宋]司馬光撰：《傳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頁20。

^{④1}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3，頁370。

^{④2} 同前註，卷2，頁364。

〈奉誠園聞笛〉：

曾絕朱纓吐錦茵，欲披荒草訪遺塵。秋風忽灑西園淚，滿目山陽笛裏人。^{④③}

秦觀〈望海潮〉詞四首之三下片云：

西園夜飲悲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④④}

相傳顧愷之有〈清夜遊西園圖〉^{④⑤}，描寫鄴下文人徜徉西園的歡快場面，〈西園雅集圖〉是否即以王詵代曹丕、以蘇軾等人代建安諸子，為〈清夜遊西園圖〉的宋代形式？這樣的推想在王世貞（1526–1590）的〈西園雅集為鄴中諸王作〉可以得到線索，詩云：

……擗管俱驚先，飛觴競謀速。王其梁陳軌，賓亦鄒枚屬。名非履亢顯，道以撝謙篤。……^{④⑥}

王世貞將他稱之為「西園雅集」的鄴下文人西園之聚與鄒陽、枚乘等人的梁孝王兔園之會相比擬，和宋代的「西園雅集」同樣都是文人受宗室貴戚邀約，齊集於精緻典雅的園林，現今所見最早題名為〈西園雅集圖〉的作品也是基於類似的思考方向，且看劉克莊〈鄭德言書畫·西園雅集圖〉：

……未幾而烏臺鞠詩案矣，賓主俱謫而囀春鶯輩亦流落於他人矣。自是戚畹始不敢與士大夫交遊，山谷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深味此句，足以悲慨。^{④⑦}

④③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71，頁3039。

④④ [宋]秦觀撰，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長短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上，頁8。徐注認為此詞即寫元祐年間「西園雅集」一事，然詞下又題「洛陽懷古」，且內容暗合前引曹植〈公讌〉詩：「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

④⑤ [宋]錢易撰：《南部新書》（《筆記小說大觀》本），丙集，頁5。

④⑥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1，頁1。

④⑦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04，頁14。

替「西園雅集」找到文化典故的歷史根源之後，排除了對「西園」園址的苦苦追索，我們再來看看假使不堅持宋代史料中有無名為「西園雅集」的一次文人聚會，傳為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裏載錄的王詵、蘇軾諸君是否可能舉行如此盛大的燕集，以作為後人設想「西園雅集」的依憑？

我們首先以蘇軾為主，觀察與會諸君與蘇軾的結識時間和交遊情況：

從神宗熙寧二年（1069）起，蘇軾便與王詵有詩賦往還^{④⑧}。

張耒是蘇軾於熙寧三年（1070）於陳州任學官時所認識^{④⑨}。

熙寧六年（1073）蘇軾知杭州時巡按屬邑新城縣，縣令晁端友即為補之的父親，補之因而呈詩作向蘇軾請益，由是得到蘇軾的鼓勵。

蘇軾與劉涇之父季孫為舊識，熙寧十年（1077）曾作〈宿州次韻劉涇〉等詩相贈^{⑤⑩}。

秦觀則在熙寧十年（1077）至元豐元年（1078）間赴京應考的途中經過徐州往謁蘇軾。

而黃庭堅雖然早在秦觀謁見蘇軾的同時期，便已經由其舅李常及其岳父孫莘老出其詩文請蘇軾品評，使蘇軾讀後聳然驚異，大加稱揚，不過當時山谷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兩人未能謀面，此後一直有詩文往還，結為神交，直到元祐元年（1086）入京，才親識蘇軾。

元豐二年（1079）李之儀與蘇軾已經相知並有詩酬唱^{⑤⑪}。

元豐五年（1082）蘇軾在黃州，米芾來謁，觀蘇軾所藏吳道子畫，並獲蘇軾親筆畫墨竹^{⑤⑫}。

④⑧ [宋]朋九萬撰：《東坡烏臺詩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9。

④⑨ 曾棗莊：《蘇軾年譜》（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54。

⑤⑩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15，頁727。

⑤⑪ 王兆鵬：〈李之儀年表補正〉，《河北師院學報》1991年第1期（1991年3月），頁82。

⑤⑫ [清]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21，頁858-859。

李公麟於元豐八年（1085）左右結束江西、河南一帶地方官的工作返京，與蘇軾及其友人門生往來頻繁⁵³。

至於蔡肇、王欽臣、鄭靖老、陳景元和圓通大師與蘇軾的交往時間雖然不詳，我們至少可以推翻前述將雅集時間訂於東坡烏臺詩案前或是元豐年間的說法。

而且在元祐初年，這些人多都在京師，因烏臺詩案被謫的王詵和蘇軾於元豐八年被召返京；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蘇軾以翰林學士主試館職，拔擢了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人，並以賢良方正薦秦觀於朝；蘇轍為起居舍人；李之儀為樞密院編修官；王欽臣為祕書少監，因此在元祐四年（1089）之前於京師王詵府宅舉辦一場賞畫吟詩的盛會並非絕無可能，從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文集中諸多題畫詩即可得證⁵⁴，清人王文誥繫「西園雅集」於元祐二年也是可以理解的。

又如元祐七年的「西城宴集」與「西園雅集」之間的關聯也很值得斟酌，秦觀有詩題曰：〈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花酒，以中澣日遊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⁵⁵，詩二首為次韻王敏中（按即王振）和王仲至（按即王欽臣）而作，其他與會之人未詳，南宋樓鑰（1137-1213）〈跋王都尉湘鄉小景〉云：

國家盛時，禁臠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鴛鷺同飛蓋」者。⁵⁶

⁵³ 參曹樹銘：〈李龍眠之研究〉，《大陸雜誌》第40卷第7、8期合刊（1970年4月），頁1-53。

唐蘭：〈論李公麟〉，《朶雲》第6期（1984年5月），頁165-181。

⁵⁴ 參衣若芬：《蘇軾題畫文學研究》，第4章第1節，頁151-171。

⁵⁵ [宋]秦觀撰：《淮海集》，卷9，頁33。

⁵⁶ [宋]樓鑰撰：《攻媿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四部叢刊》本），卷77，頁15。

「西池」是否即「西園」亦不得而知^{⑤7}，二十六人的「西城宴集」想當然較傳說的「西園雅集」更具盛況。

此外，雖然多數的文獻都肯定「西園雅集」與〈西園雅集圖〉的必然關係，亦即排除〈述古圖〉的問題而認為李公麟是參加了「西園雅集」並且如實地以畫作呈顯雅集的盛況，考「西園雅集」諸君的活動情形仍發現略有不合之處，例如米芾元祐年間大部分都在南方^{⑤8}，這一點王世貞曾經提出解釋道：

余竊謂諸公踪跡不恆聚大梁，其文雅風流之勝盛未必盡在此一時，蓋晉卿合其所與長游者而圖之，諸公又各以其意而傳寫之，以故不無抵牾耳。^{⑤9}

這種現象在北宋的確發生過，「洛陽耆英會」便是一例。在司馬光的〈洛陽耆英會序〉裏說參加聚會的有十一人^{⑥0}，可是鄭奐畫的〈洛陽耆英會圖〉和其他雜著都記載著十三個人，原來司馬光當時年未七十，自謙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⑥1}，而王拱辰當時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並作長歌以詠，於是潞公「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⑥2}，因此假使名列〈西園雅集圖序〉的十六人未必皆參與其會，畫家還是可以緣其像以入畫。〈述古圖記〉所謂的「伯時……乘間寓意，繪而為圖」還是可能有所本，只不過當時的文人聚會不稱「西園雅集」，參與者未必如〈西園雅集圖記〉所載，也未被賦予更深刻的文化內涵。

⑤7 秦觀詞，見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長短句》，卷中，〈千秋歲〉，徐注認為「西池」即「金明池」，詳參頁46、64、185。

⑤8 [清]翁方綱編：《米海岳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粵雅堂叢書》本）

⑤9 [明]王世貞撰：〈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卷170，頁7758-7760。

⑥0 [宋]司馬光撰：《傳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8，頁13。

⑥1 [宋]邵伯溫撰：《河南邵氏聞見前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6。事又見[宋]王闢之撰：《澗水燕談錄》，卷4，頁8-9。

⑥2 同前註。

總之，不論「西園雅集」是真實歷史事件或者全為虛構都不妨礙後人對它的嚮往，讚嘆者有之；仿倣者有之，尤其對中國文人文化的建立更具有標竿的作用，以下便從「西園雅集」的歷史文化特質方面繼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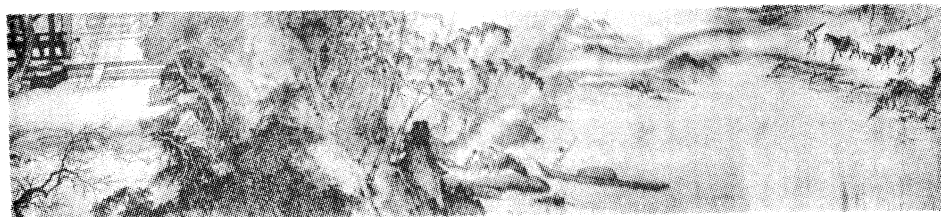
四、「西園雅集」的歷史文化特質

我們知道：「西園雅集」事跡是藉著〈西園雅集圖〉一再被重複繪製而留存的，無論畫院內外、職業畫家或文人畫家，描繪「西園雅集」的題材一直未嘗稍衰，由於〈西園雅集圖〉沒有固定的形式，畫家或臨摹前人傳本，或各出己意描寫個人想像中的雅集情況，在人物的布局安排和畫面的筆墨線條方面各具特色，有的白描；有的設色，呈顯素雅或富艷迥然不同的審美趣味，以下便舉幾組畫作為例一窺其貌。

第一組是南宋馬遠和明代李士達的作品（見附圖5及6）。兩幅皆是設色手卷，馬遠的作品又名〈春遊賦詩圖〉，經謝稚柳先生研究，推測其主題應為「西園雅集」⁶³，畫面初始有行旅待渡，船家撐篙相迎，春水漠漠，樹柳含煙，亭臺旁一位策杖的文人正過橋準備參加圍繞長案觀賞揮毫的仕紳們的聚會，與他相呼應的，是畫面末端另一位文人，似乎也興致勃勃地想要前往，林間土坡上還有沈思和吟哦的文人自得其樂，整幅畫顯得優雅飄逸，詩意盎然。李士達以重彩工筆描繪出雅集賓主的翩翩風采，用色濃艷華美，線條圓潤秀勁，畫面內容主要依照米芾的圖記，表現雅集高會的富麗景致。

第二組是元代趙孟頫和明代仇英的掛軸（見附圖7及8）。也是設色畫，兩幅作品非常類似，都是以畫面右下方開門迎賓的僮僕為視線的導引，帶領觀賞者進入典雅綺麗的園林，園林裏明顯地區分為寫字、繪畫、題石、彈阮和聽禪

⁶³ 此圖又由 Marc F. Wilson 改訂為南宋張鑑之雅集，見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in cooperation with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6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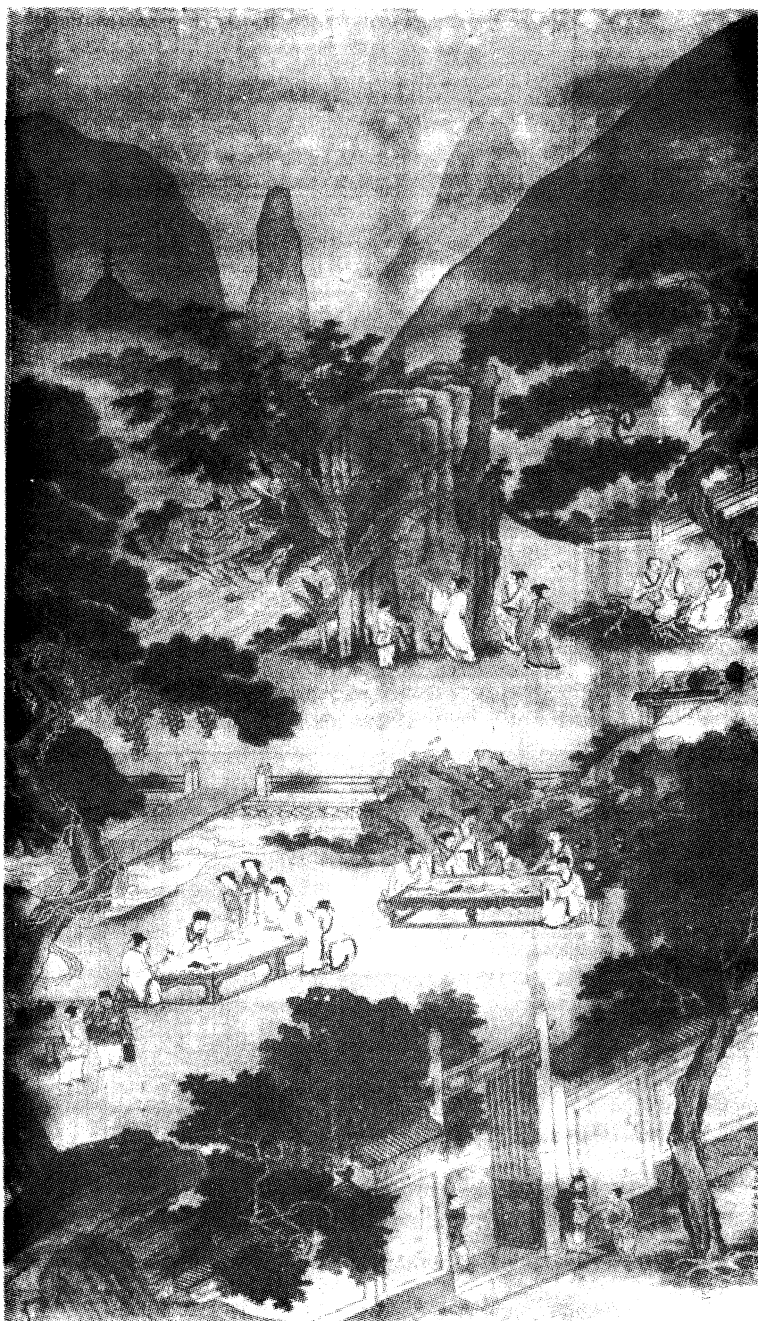
附圖五 【南宋】馬遠〈西園雅集圖〉



附圖六 【明】李士達〈西園雅集圖〉 局部



附圖七 【元】趙孟頫〈西園雅集圖〉



附圖八 【明】仇英〈西園雅集圖〉

的五個小群體，如果根據米芾的記載，我們幾乎可以一一指出人物的名字，兩幅作品除了筆法略有出入，我們還不難發現仇英的作品在畫面右上方盤根錯節的古檜樹邊畫了園林的圍欄，左上方群峰起伏中隱約有亭宇的屋頂，比起趙孟頫畫的開闊空間，仇英無疑是較為含蓄收斂的。

另外還有兩幅也是相當雷同的〈西園雅集圖〉，分別是仇英和尤求的白描畫（見附圖9及10），尤求是仇英的女婿，是否因這一層關係而促成如此的現象還待考^④，和附圖8一樣，這又是一種園林區域分隔清晰的例子，顯示畫家有意將人物布置在特定的空間，使觀賞者依循著近似「Z」字形的路線集中注意人物的行止和活動，同時，畫家別出心裁，不順著米芾圖記的次序安排，還將「清溪深處」的圓通大師與劉巨濟移到涼亭內，使得作品別有一番世俗人間的況味。

再如明代的陳以誠和清代的顧洛（附圖11和12）更是以風格迥異的方式展現「西園雅集」的情景，這兩幅設色絹本圖卷看似應米芾之文而繪，其實並不盡然，陳以誠的格局疏朗，人物彷彿置身叢林仙境，畫家還佐以仙鶴麋鹿烘托其超然物外的奇想。顧洛則出以對歡樂繁華之詠嘆，人物如同濟濟於溪谷洞天，與小橋流水之外竹蔭下的禪音形成強烈對比。

這些畫作使我們具體了解畫家是以如何不同的手法處理「西園雅集」的題材，可見儘管相傳參與「西園雅集」諸君未曾有關於此次聚會的隻字片語流傳於世，卻也留給後人更多詮釋的空間，這正是「西園雅集」首要的特質所在。

而應畫題詠，所謂的「西園雅集」亦隨作者的切入角度和關注焦點展現個別的義涵，例如元代姚文煥（約1350前後在世）〈題西園雅集圖〉：

宋家全盛日，戚里肅高風。四海才華萃，西園爽氣濃。衣冠名教異，興

^④ 余佩瑾認為：與其說此圖為仇英的作品，不如視之為含有尤求風格在內的繪畫，參余佩瑾：《仇英有關園林繪畫的幾幅作品》（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藝術史組碩士論文，1987年），頁96。

趣一時同。雅好隨賓客，風流見主翁。珍藏出古物，能事競新功。離席高譚永，行廚異味重。臺池迷遠近，杖屨任西東。竹色仍多碧，蕉花也自紅。文章關世道，富貴感秋蓬。良會難爲數，清驩未易窮。蘭亭祓禊事，金谷綺羅叢，回首俱陳跡，君看圖畫中。⁶⁵

元代于立（約1341前後在世）〈題西園燕集圖〉則云：

文章在世如元氣，人物盛衰同一致。開圖使我三歎息，乃知作者遺深意。名園蕭瑟懸古秋，白沙翠竹涵清流。豈無尊俎寄幽賞，況有文字能相酬。花前美人美如玉，翠痕冷透冰綃綠。長帽先生正揮灑，何處阮咸新度曲。法書名畫總游藝，說有談空聊遠俗。當時風流數君子，千古何人繼高躅。君不見金谷荒園無草木，又不見姑蘇空臺走麋鹿，彼處富貴等塵土，何如斯人斯畫傳千古。⁶⁶

由以上兩首題畫詩我們可以約略勾勒出「西園雅集」在元代的基本形象：在元人的心目中，高雅閒適的「西園雅集」是在金風送爽的秋日舉行，這和宋濂（1310-1381）題於傳爲李公麟所繪的〈西園雅集圖〉詩便不相同，其詩云：

三月韶華風景佳，西園雅集正堪誇。雲芝匝地連瑤草，琪樹交枝綴寶花。游賞一時皆俊彥，流傳千古見繁華。于今戚里恩榮美，百世高風總一家。

在宋濂的眼光裏，「西園雅集」這一樁千古風流盛事乃得力於駙馬王詵的雅好文藝，樂與士大夫交游，藉以稱美當時的皇親貴戚，同理可想而知，處於一國之尊，又富風雅之情的清高宗乾隆自然是樂意見到如此的景象，故而於〈題丁觀鵬西園雅集圖〉云：

⁶⁵ [清]陳邦彥等編：《御定歷代題畫詩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1，頁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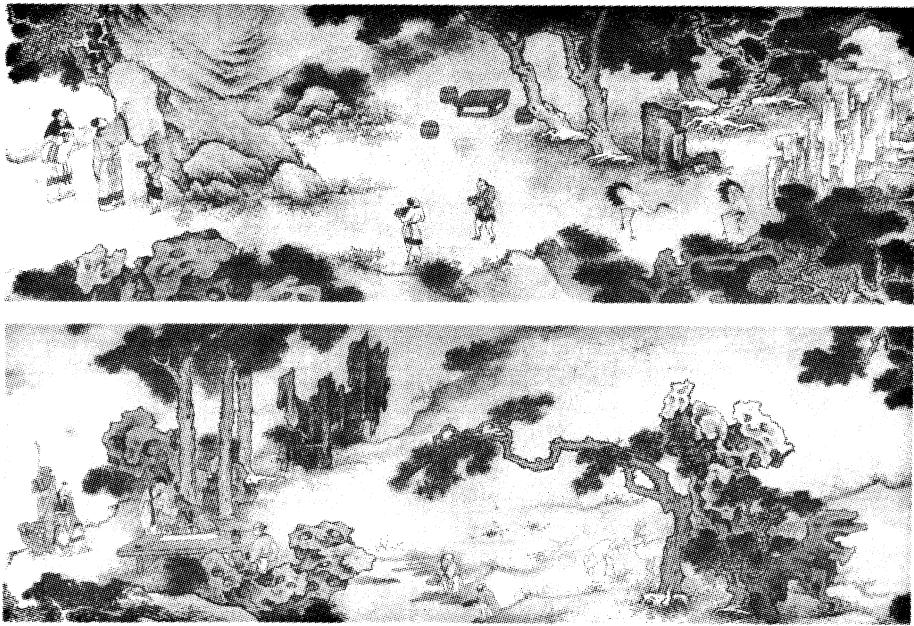
⁶⁶ 同前註，頁16。



附圖九 【明】仇英〈西園雅集圖〉



附圖十 【明】尤求〈西園雅集圖〉



附圖十一 【明】陳以誠〈西園雅集圖〉局部



附圖十二 【清】顧洛〈西園雅集圖〉 局部

諸賢高致遙堪想，二李風流近可尋，一例開園會賓從，聲華底事到於今。^{⑥7}

回到前引的兩首元人題詩，和王羲之（321-379）蘭亭修禊、石崇（249-300）金谷園豪宴相提並論幾乎是題詠〈西園雅集圖〉的原始模式，如明人葉向高亦題道：「千載風流說永和，西園冠蓋更婆娑」、「淒涼金谷無人問，惟有西園翰墨鮮」^{⑥8}，通過對蘭亭、金谷的回顧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西園雅集」的認識。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西元353年）三月上巳日，王羲之與孫綽、謝安等四十二位文人在會稽山陰之蘭亭舉行修禊，曲水流觴，賦詩詠懷，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不僅是千古文章美典，更是書法藝術的精品，文中所云：「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發出的不僅是作者個人的感慨，也是人類面對歲月流金的共同喟嘆。

西晉惠帝元康六年（西元296年）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將歸長安，石崇邀請了潘岳（247-300）等諸賢共三十人，共同聚會於「金谷園」為王詡餞別，「金谷園」是石崇位於河南的別廬，又稱「河陽別業」，據石崇〈金谷詩序〉形容道：

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金四十頃，羊二百口，鷄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欣之物備矣。^{⑥9}

《晉書·石崇傳》亦云：

⑥7 石光明、董光和、伍躍選編：《乾隆御製文物鑑賞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3。

⑥8 [明]葉向高：《蒼霞草全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蒼霞詩草》，卷8〈題西園雅集圖〉之一及之四，頁361、362。

⑥9 [晉]石崇撰：〈金谷詩序〉，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品藻》（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530。

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

而金谷園聚會中，賓主「晝夜游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⑩

儘管石崇在〈思歸引序〉中曾經透露他修築金谷園的心意：

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⑪

但是《世說新語·汰侈》裏諸多石崇與王愷鬥富的故事已經使得後人對石崇的豪奢留下粗俗敗壞的印象，難怪王世貞會說：「元祐諸君子，人人有國士風，一展卷間，覺金谷富家形穢。」^⑫

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蘭亭修禊、金谷園盛宴都能夠找到時空的定點，令人駐足憑弔，撲朔迷離的「西園雅集」卻是真偽難辨，前引姚文煥的「蘭亭祓禊事，金谷綺羅叢，回首俱陳跡，君看圖畫中」以及于立的「彼處富貴等塵土，何如斯人斯畫傳千古」便具有了弔詭的趣味，「圖畫」在此顯現了超越時空的重要意義，如果不是〈西園雅集圖〉和〈西園雅集圖記〉後人無以曉知「西園雅集」這回事，眼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佳會難再得，在蘭亭、金谷皆已成雲煙之際，唯有「西園雅集」留存於圖畫中成爲千古不朽的佳話。

對於「西園雅集」深信不疑的後人在津津樂道之餘，還起而仿倣，除了模

^⑩ 〈金谷詩序〉，又參潘岳〈金谷集作詩〉，〔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卷20，頁293。

^⑪ 〔晉〕石崇撰：〈思歸引序〉，《文選》，卷45，頁642。

^⑫ 〔明〕王世貞撰：〈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卷170，頁7758-7760。

擬「西園雅集」的聚會形式，在雅致的園林賞玩古物、品評書畫，並且繪圖作記為念，正如明代趙廣生對畫家陳洪綬（1599–1652）建議的：「人事且暮耳，勝集千古耳，盍繪一圖而記以傳之」⁷³，明代的幾次文人聚會都往往有圖文並茂的情形，像楊榮、楊士奇等廿四人的「杏園雅集」、沈周等五人的「魏園雅集」、龍致仁等廿二人的「詞林雅集」（見附圖13、14、15）均為其例。

再仔細觀察參與「西園雅集」諸君的生平志趣也可以發現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其中多位皆擅長繪畫，蘇軾、米芾、李公麟自不待言，王詵長於山水、古松和墨竹，黃庭堅云：「王晉卿畫水石雲林，縹緲風塵之外，他日當不愧小李將軍。」⁷⁴

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鑑》稱蔡肇：「畫山水人物，尤好作枯槎老樹，怪石奔湍，頗多古意。」⁷⁵

晁補之能詩善畫，曾經自畫山水並題詩於其上⁷⁶。

陳景元詩書畫皆清婉可喜，《宣和畫譜》卷六有傳。

劉涇為米芾書畫友，《畫繼》說他：「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⁷⁷

即使是不會作畫的黃庭堅和秦觀也喜愛繪畫，黃庭堅的父親黃庶大約在仁宗皇祐初年（1049–1050）曾經與畫家許道寧（約970–1052）交往，家藏許道

⁷³ [明]趙廣生：〈記讀西園雅集圖記〉，《明文海》，卷377，頁3884。

⁷⁴ [宋]黃庭堅：〈跋王晉卿墨跡〉，《山谷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2，頁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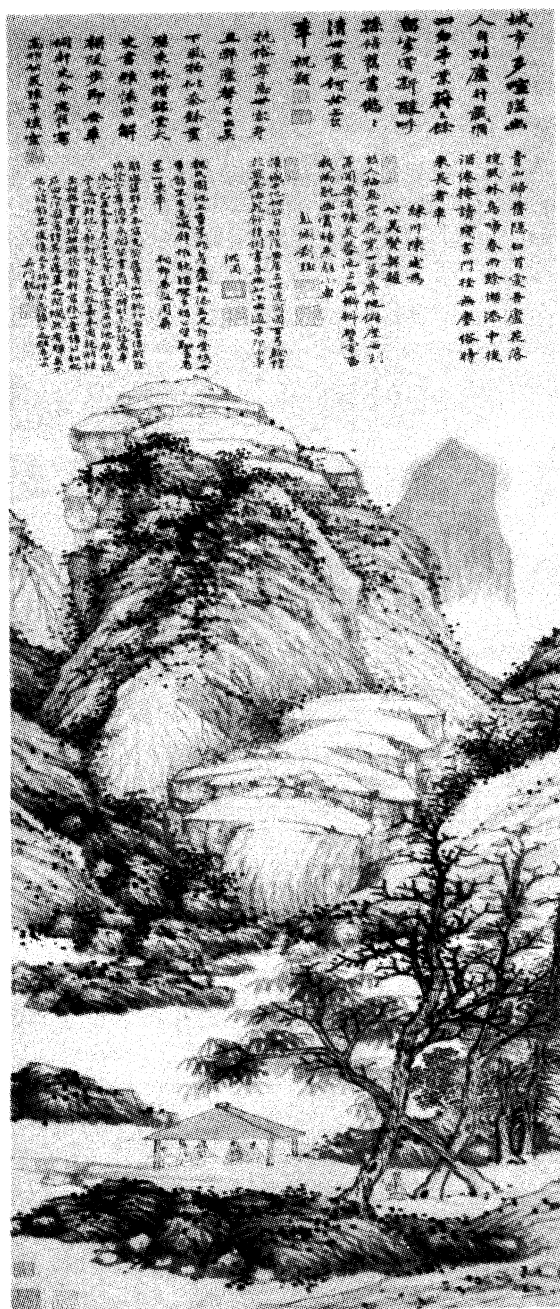
⁷⁵ [元]夏文彥編：《圖繪寶鑑》（上海：上海人民美術社，1962年《畫史叢書》本），卷3，頁77。

⁷⁶ [宋]晁補之撰：《濟北晁先生鷄肋集》，卷15有〈自畫山水寄無斁題其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本），頁97，卷22有〈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題其上〉、〈自畫山水寄正受題其上〉，見頁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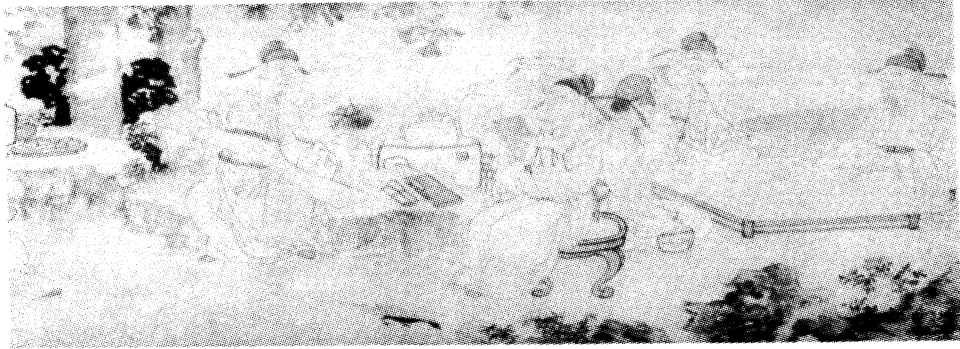
⁷⁷ [宋]鄧椿撰：《畫繼》，卷3，頁16。



附圖十三 【明】謝環〈杏園雅集圖〉 局部



附圖十四 【明】沈周〈魏園雅集圖〉



附圖十五 【明】吳偉〈詞林雅集圖〉局部

寧山水圖，十分珍貴⁷⁸，山谷的姨母李夫人善畫墨竹⁷⁹，山谷並創以禪論畫的觀點⁸⁰，而秦觀則有過觀賞王維〈輞川圖〉以癒疾的神奇經驗⁸¹。

這些詩書畫兼擅的文人雅士正建立了中國文人文化的理想素質，尤其是圖繪枯槎竹石之類的題材，由於書畫工具的一致、筆法的近似以及圖象的文化象徵意義貼近文人的心靈，也成為文人畫家樂於選擇的主題，日本學者田中豐藏先生就認為「西園雅集」顯示後世文人狂逸的畫風在此時已經醞釀⁸²。

田中先生並指出：雅集中的人物大半皆被列入元祐黨籍，西園的聚會不但是當時的風流韻事，也帶有政治團體的色彩。梁莊愛論女士承繼這一點，提出雅集十六人中有八位因為與蘇軾交往而受到牽連，成為元祐黨人。到了南宋，由於政治環境變遷，元祐黨人重新得寵，他們代表北宋後期的時尚與趣味，反映「善良戰勝邪惡」的結果，所以可以解釋為什麼從南宋以後出現了大量關於「西園雅集」的記敘和圖畫，因為那是文人的理想典範⁸³。

⁷⁸ 〈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磨松煙，忽呼絹素翻硯水，久不下筆或經年。……先君笑指溪上宅，盧鷺白鷺如相識，許生再拜謝不能，元是天機非筆力。……我持此圖二十年，眼見綠髮皆華顛。許生縮手入黃泉，衆史弄筆摩青天。……蠹穿風物君愛惜，不誣方將有人識。」見任淵、史容、史季溫撰：《山谷詩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山谷外集詩註〉，卷15，頁1902-1907。此詩又見於卷12，詩句略有出入，或許是改定本。

⁷⁹ 《豫章黃先生文集》載〈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卷5，頁43。又〔宋〕米芾《畫史》云：「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畫。」知李夫人為李公擇之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9。

⁸⁰ 〈題趙公佑畫〉：「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功楷造微入妙。」《豫章黃先生文集》，卷27，頁303-304。

⁸¹ 〈書輞川圖後〉云：「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淮海集》，卷34，頁122。

⁸² 田中豐藏：〈西園雅集團傳〉，頁261。

⁸³ Ellen Mae Johnston Laing,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p.431.

此外，筆者又以爲「西園雅集」營造出的園林之樂也是中國文人文化的特殊內涵之一。

元·張天英（約1335在世）〈題顧進道所藏西園雅集圖〉云：

西園緬邈天中開，仙山淥池異蓬萊。翠葆翛翛拂花去，傳迎都尉朝天回。寶繪前榮日初旭，一時冠蓋如雲來。玉案離離發天藻，瑤姬催獻流霞杯。松下羽衣絃欲語，煙霓搖艷金銀臺。興酣飛筆灑元氣，巖屏轟轟寒欲摧。幽賞羅衆賓，石床淨如拭。想像栗里人，青林照顏色。緇衣者誰子，入竹坐深默。眼中綺麗何足珍，回首秋風化棘榛。君不見金谷澗、龍鱗池，木妖石怪，中藏禍機，吳歌楚舞，顧影悲悽。丈夫不愛士，富貴空爾爲。徒勞玩物志，但爲後人嗤。何如巢居杯影得真意，年年歲歲羲農時。^⑧

隨著魏晉以降私人園林的勃興，園林藝術逐漸融合了中國文人的文化性格^⑨，園林不僅是宴飲遊樂、賞花作詩的場所，園中納自然山水於尺寸的造景美學還蘊藏了期求隱逸的情志，讓心懷江湖的士大夫不須告別朝廷而得以享受超塵之趣，猶如白居易（772-846）〈中隱〉詩所云：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⑩

蘇軾也曾對「中隱」的想法表示贊同，作詩自稱「未成小隱聊中隱」^⑪，在〈靈壁張氏園亭記〉中，蘇軾一方面稱許張碩家園林之勝，也藉此傳達了他思欲仕隱皆宜的美好境地：

^⑧ [清]陳邦彥編：《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41，頁17-18。

^⑨ 參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

^⑩ [唐]白居易著，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22，頁490。

^⑪ [宋]蘇軾撰：〈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之五，《蘇軾詩集》，卷7，頁341。

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廈堂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⁸⁸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中李公麟正畫著陶淵明〈歸去來圖〉，亦印證了文人聚會園林時的遁隱之思。

雖然張天英詩裏說到「眼中綺麗何足珍，回首秋風化棘榛」、「丈夫不愛士，富貴空爾爲」，而希冀回歸上古，做一個逍遙自在的隱士，不過我們對應著前述關於「西園雅集」的產生因素來想，如果不是天時地利人和種種條件因緣際會，「西園雅集」很難造成歷史上那樣多的回響，其先決要素便是有一位財力足以修建園林，風雅足以廣召文士的社會名流，使得與會諸君既保有京師要職，無出仕歸隱之矛盾徬徨而又能悠遊壺中天地，因此藉用前文引姚文煥的詩句來說，「西園雅集」固然是令人興起「富貴感秋蓬」之嘆，然而若無富貴何有園林高會？若無雅集何以共賞「關世道」之「文章」？中國園林對於文人調節出處進退的作用和重要性可見一斑。

正如米芾〈西園雅集圖記〉所云：「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以繪畫或是以文字，甚或親身仿倣，將「西園雅集」主題用不同形態重複演出，其實都是希望藉著詮釋和實踐它所樹立的文人聚會模式來追求這種「清曠之樂」，同時，在回溯「西園雅集」的理想情境當中找尋個人身心安頓的寄託，這是歷史上其他文人聚會罕能企及的。於是在衆音迭鳴的變奏聲裏，「西園雅集」塵封的歷史記憶也因而不斷綻放新生的光彩。

⁸⁸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11，頁369。

本文於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報告後，承蒙劉少雄、楊晉龍兩位學長提供補充資料得以修訂完成，謹此致謝。

一椿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

附圖目錄

序號	畫名	時代	作者	形製	典藏處	備註
1	西園雅集圖	宋	佚名	卷、絹、墨	臺北故博物院	局部 人物旁有乾隆書其名
2	西園雅集圖	北宋	李公麟	卷、絹、墨	臺北故博物院	局部 有文嘉書米芾文 有宋濂題詩 人物旁其書其名
3	西園雅集圖	明	顧知	卷、紙、色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局部 有作者書米芾文
4	西園雅集圖	清	華岳	軸、絹、色	上海博物館	有作者書米芾文
5	西園雅集圖	南宋	馬遠	軸、絹、色	【美】堪薩斯 納爾遜藝術陳列館	又名〈春遊賦詩圖〉，或謂南宋張鑑雅集
6	西園雅集圖	明	李士達	卷、紙、色	蘇州市博物館	局部
7	西園雅集圖	元	趙孟頫	軸、絹、色	臺北故博物院	有虞集題款
8	西園雅集圖	明	仇英	軸、絹、色	臺北故博物院	
9	西園雅集圖	明	仇英	軸、紙、墨	臺北故博物院	
10	西園雅集圖	明	尤求	軸、紙、墨	臺北故博物院	
11	西園雅集圖	明	陳以誠	卷、絹、色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局部
12	西園雅集圖	清	顧洛	卷、絹、色	上海博物館	局部
13	杏園雅集圖	明	謝環	卷、絹、色	鎮江市博物館	局部
14	魏園雅集圖	明	沈周	軸、紙、色	遼寧省博物館	
15	詞林雅集圖	明	吳偉	卷、絹、墨	上海博物館	局部

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

衣 若 芬

提 要

「西園雅集」是相傳於北宋期間舉行的一場盛大的文人聚會，根據題名為米芾替李公麟〈西園雅集圖〉所寫的〈西園雅集圖記〉，有十五位文人高士聚集於主人王詵家的園林，他們或揮毫、或觀畫、或題石、或聽阮、或談禪，十分風雅。然而，除了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並未有其他的北宋文獻資料提供後人關於「西園雅集」的進一步訊息，甚至米芾的文章也是遲至明代才出現，南宋以來，對於「西園雅集」的舉行時間、地點和參與人士都有不同的說法，頗令人懷疑「西園雅集」的真實性。

本文一方面整理各家對於「西園雅集」的觀點以考索其產生的因素；一方面希望擺脫對於「西園雅集」存在之真偽的爭辯，轉而從文化典故著眼，為「西園雅集」的歷史意義尋求合宜的解說。

作者以為：傳為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應當是明代的作品，〈西園雅集圖記〉所載諸君於北宋元祐年間舉行大型聚會並非絕無可能，只不過其名稱未必即為「西園雅集」，而「西園雅集」之「西園」一詞可以溯至曹氏父子禮賢愛士，與建安諸子遊逸吟詠，為後世文人所欽慕嚮往，於是塑造出「西園雅集」的理想情境，同時，由「西園雅集」被模寫傳唱和仿倣實踐的現象觀察得知：文人聚集園林，以詩、書、畫會友，享受進退皆宜的清曠之樂便是「西園

雅集」主題所以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An Unsettled Historical Case: *Hsi-yuan Ya-chi*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 Lo-fen

Hsi-yuan Ya-chi is believed to be a famous gathering of some literati at Hsi-yuan (the Western Garden) in the Northern Sung. According to Mi Fu's essay "*Hsi-yuan Ya-chi t'u chi*," which was written for the painting "*Hsi-yuan Ya-chi T'u*" by Li Kung-lin, there were fifteen poets and artists assembl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owned by Wang Shen, amusing themselves with poetry, painting, music, and *Ch'an* discussion.

However, no other record related to this gathering in the Northern Sung has been found -- even Mi Fu's essay itself was not mentioned until the Ming dynasty. Since the Southern Sung,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versions concerning the exact time, place,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gathering. The ques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gathering, therefore, needs to be left in doubt.

While the present paper starts with a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is event, it aims to avoid unproductive arguments about its ultimate authenticity and rather to explore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it. I would argue that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essay attributed to Mi Fu was not completed until the M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possible that there was a gathering of famous literati taking place in the Yuan-yu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ung. Whether they used the term "*Hsi-yuan Ya-chi*," however, is uncertain.

The term *Hsi-yuan* originated from the literary circle which was given

important impetus from the Ts'ao family in the third century Wei dynasty. Later this name influenced literary people, who formed an ideal picture of the “*Hsi-yuan Ya-chi*” meanwhile, this theme gave rise to paintings and documents, as well as attempts to recreate the event. From these phenomena, we know that the literary people met in sylvan parks; they were relaxed occasions for gathering with like-minded connoisseurs of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theme and atmosphere carried connotations of freedom to participate or withdraw from official service, and this was one reason that such meetings continued to be organized over many generations.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governance,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Key words: *Hsi-yuan Ya-chi*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Hsi-yuan Ya-chi T'u (Painting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Mi Fu Li Kung-lin Su Shih
Wang Shen